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花開歲月

王瑋瑋

花開歲月，春意長存。春天總是悄然抵達，在不經意間，她帶著一縷溫柔的氣息，輕輕拂過大地。微風吹過，帶著初春泥土的氣息和青草的芳香，那溫暖的陽光如同一雙手，輕柔地撫摸著每一片葉子，每一朵花朵。立春的早晨，彷彿所有沉睡的生命在一夜之間覺醒。柳條輕舞，花蕾初綻，春天，便是大自然對生命的慷慨贈予，是一種從靜止到生動的奇妙過渡。

春天的景色美麗而生動，卻並非空洞的景象。在這片勃發的生機中，隱藏著歲月的深意。人們常說：「春宵一刻值千金。」春天，不僅讓我們觸及自然的復

甦，更讓我們在四季的變換中感悟到生命的延續與傳承。這一季的花開、這一季的嫩芽，彷彿都在提醒我們：時間流轉，歲月無聲，而每一刻的美麗，都不容忽視。

「占一代風流，損百年餘韻。」這句話在春天尤為契合。春天的美麗，永遠不僅僅屬於當下的我們，它承載著千年歷史的餘韻，流淌著先人留下的精神與風采。每一片新綠，都是大地深沉歷史的延續；每一朵花開，都是曾經無數故事與夢想的凝結。春天賦予我們新的生命與希望，同時，它也讓我們在繁華背後，感受到歲月的深重與流轉。

春天常常令人思考時間與生命的意義。年少時，我們熱愛追逐夢想，正如春天那初發的嫩芽，充滿了無限的可能與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青春悄悄離去，曾經燦爛的面龐開始被歲月雕刻，曾經飛揚的心情變得更加內斂與深沉。正如李清照在《如夢令》中所寫：「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那時候，春天的景色如夢般燦爛，卻也如夢般消逝。在歲月的流轉中，我們愈加明白，生命的每一刻都在悄然流逝，曾經擁有的美好時光，已經成為回憶，成為心底一隅永遠留存的溫暖。

然而春天的真正魅力，正是她不僅屬

於過去，也屬於未來。她是無限可能的象徵，帶來的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每年春天的到來，都是一次生命的再生，它提醒我們，無論過去多麼匆忙，未來依然可以充滿希望與生機。無論我們如何悄然老去，生命的輪迴總能帶來新的起點與新的風景。就像那不斷生長的嫩芽，春天給了我們重新開始的機會，也給了我們對未來無限可能的期待。

春天是大自然的溫暖詩篇，它帶給我們過往的思索，也賦予我們對未來的希望。我們在這片花開的世界裡，看見了自己的青春，也瞥見了未來的光明。在四季更替、時光流轉的洪流中，春天總是那份始終如一的存在，它見證著生命的起伏，也成就著生命的延續。

因此每當春風輕拂，萬物復甦，我們不妨停下腳步，去感悟這片刻的美麗。春天的花朵，承載著歲月的風流與餘韻，而我們正是這場季節盛宴中的參與者。她不僅是自然的輪迴，也是每個人心中那份對生命不息的嚮往與追求。

## 一池蛙鳴

胡濟衡

池塘原是月亮的梳妝鏡。

月色空濛，我蹲在垂柳斑駁的影子裡數波紋，忽見銀蟾跌碎滿池，驚起千點碎玉——原來是青蛙在藻荇間縱身，攪亂了一池水墨。

青蛙是春天的使者。驚蟄過後，青蛙們就從冬眠的泥土中甦醒，它們迫不及待地扒開泥土，從洞穴裡爬了出來，伸展一下腰身，大口大口地呼吸著春天的氣息。然後吆五喝六，吹著喇叭，打著腰鼓，成群結隊的躍入池塘中，向萬物報告春天的喜訊。

青蛙是人類的朋友，也是農業害蟲的重要天敵，以直翅目、膜翅目、蜻蜓目等多種昆蟲為食，也可吞食斜紋夜蛾、蚊子、螞蟥等害蟲，它在防治蟲害方面對農業生產極為有益，稱之為「護谷蟲」。

青蛙在天氣變冷時，會選擇進入濕軟的泥土或枯枝落葉下進行冬眠，待到第二年春天3至5月份甦醒。它們選擇冬眠地點通常在向陽的山坡、春花田、旱地、水渠、河流、池塘的土穴或雜草堆中，潛伏的深度大約在10~15厘米之間。在北方地區蛙類潛伏的深度較深，深度大約在1米左右的凍土層以下。冬眠期間蛙類的新陳代謝減緩，主要依靠肝臟內的營養物質來維持生命活動，而雌性蛙的生殖腺重量增加主要來源於脂肪組織中的營養物質。冬眠持續約5個月左右，一旦甦醒就開始繁殖。

那時節，蘆葦才抽出翡翠劍，菖蒲已結出碧玉簪。我們赤著腳丫踩碎田埂上的月光，草葉間忽閃的流螢總往竹篾籠裡鑽。水草在蛙聲裡舒展著腰肢，恍若綠衣仙子用動翠色廣袖，每片葉尖都綴著星子，露珠便順著葉脈簌簌滾落，驚醒睡蓮半掩的粉靨。

在繁殖季節，雄蛙通常群聚於池塘內，特別是在黎明或黃昏時分，它們會發出「咯咯咯」的鳴叫聲，此起彼伏，以此吸引雌蛙前來配對。卵在3~4天內孵化為蝌蚪，剛孵化出來的蝌蚪在淺水中活動，常常依附在水草等物體上。隨著發育其尾部逐漸退化，長出四肢，呼吸系統也逐漸切換成肺部，成蛙的皮膚濕潤且富含毛細血管，也可以幫助呼吸。

幼年時期看了一個動畫片，叫《小蝌蚪找媽媽》，也承載了幾代人的回憶。可是小蝌蚪們從出生就沒有見過自己的媽媽，它們哪裡知道自己的媽媽長什麼樣子啊，所以只能盲目地去尋找。它們遇到了一隻蝦，這只蝦告訴它們，它們的媽媽有著兩隻大眼睛，於是這群小蝌蚪在看到長著兩隻大眼睛的金魚之後就一起高興地喊媽媽。但是金魚說自己不是它們的媽媽，因為它們的媽媽有著白白的肚皮，於是小蝌蚪們只能再次踏上尋找媽媽的旅途。最後小蝌蚪們看到了鮎魚，跟自己長得差不多，心想這下總不會有錯了吧，可是鮎魚不僅不是它們的媽媽，還差點要吃掉它們，幸虧它們真正的媽媽青蛙及時趕來才救了它們。

歷代文人對於蛙的喜愛不勝枚舉，唐代詩人楊收就有一首《詠蛙》的五言絕句：「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此詩前兩句一虛一實，或用典故，或描形態，把蛙的動人之處活畫出來了；後兩句表示設想，借物詠懷，表現了少年詩人的崇高志向和博大胸懷。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啟蒙先生總愛搖頭晃腦。我們卻嫌他酸腐，趁他打盹時溜到塘邊，折草葉作舟，載幾粒野莓當貢品。忽有青蛙躍上船舷，嚇得小舟翻進藕花深處，倒應了辛稼軒「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的意境。水草纏繞著腳踝，像祖母絮絮叨叨的叮嚀。

歷代畫家對青蛙都情有獨鍾，宋人佚名的工筆《荷花青蛙》栩栩如生，齊白石筆下的青蛙工寫兼備，婁師白、趙少昂、來楚生筆下的青蛙各具特色和神韻。

多年後讀到陸放翁「薄暮蛙聲連曉聞」，才知古人亦曾在這樣的夏夜失眠。他們是否也窺見過青蛙鼓腮時，腮邊水珠折射的七彩月光？是否也數過蓮葉間此起彼伏的漣漪，像在點數散落的星辰？

池塘早被填作停車場，唯有那池蛙鳴化作翡翠珠子，永遠滾落在記憶的絲絨盒裡。

今夜推開西窗，月光仍是宋時那輪。恍惚有水草攀上窗櫺，蛙鳴從泛黃的線裝書頁中躍出，濺濕了案頭微涼的茶。

## 花信再至

賈炳梅

雨水節氣前，料峭春寒裡飄起霏霏雨雪。收拾陽台霉濕的舊花盆時，我的指尖忽然觸到某種鋒利的溫柔——那盆被遺忘了三四年的老蘆葦，竟從青銅色老葉深處掙出一莖粉紅花蕾，狀若飽蘸硃砂的狼毫筆尖。我怔怔地凝視這株主莖虯曲已木化如古籐的蒼勁植物，歲月的灰翳覆滿層層老葉，卻依然於最隱秘處擎出這般鮮潤的生機，恍若青銅器皿裡突然綻放的珊瑚枝，令我不禁眼眶濕潤。

三年前那個臘月，這株從青海高原隨我們遷徙定居於陽台七載的蘆葦初綻花顏，其震撼恍如昨日。此前，它始終悶不做聲地生長，我從未想過它會開花。瞥見它捧出一莖花蕾的那一刻，我的激動和訝異，無異於猝然聽見啞巴開口。彼時，我守著這株蘆葦積蓄七載光陰釀成的橘色火焰，感覺整個寒冬都被它燒得滾燙。

我曾興奮地用相機定格它初綻的每個時辰，在筆記裡詳細描述花瓣長大及至舒展的每個瞬間，甚至為它寫下千字長文，如同為初生的嬰孩撰寫成長日記。然而，當最後一瓣橘紅枯萎零落後，我卻像失信於神明的香客，任其退守陰影處蒙塵，任憑相機記憶卡裡綻放的那抹驚鴻，淪為電子塵埃。

這些年，我總被遠方的幻影惑，任曾癡心搜羅來的花草在陽台上自生自滅。這盆老蘆葦尤其可憐，被那簇張牙舞爪的曇花逼至牆角，又承著綠簾垂落的籐蔓及牆角屋頂飄落蛛網的糾纏，葉心積滿經年的風霜，像是被遺棄在戰場角落的青銅盾牌。我始終沒能俯身為它揮去塵埃，卻總在社交平台追逐虛擬的春色，點讚那些精修過的花草九宮格，消磨光陰。

這盆老蘆葦，兀自在塵埃裡生長。三年蟄伏，竟又捧出新的花莖，如同老兵從戰壕裡舉起殘破的旌旗。那日與兒媳通話，聽她說網購的智利車厘子正在派送，我忽然哽咽，向她訴說這個奇跡，彷彿在通報家族新添了子嗣。再看那莖花苞，正以稚拙的倔強，在晾衣架與雜物箱縫隙間蜿蜒，像極了那年我們在青藏公路見過的朝聖者，以額觸地卻始終向著日光。

翻開泛黃的觀策筆記，驚覺這次的花蕾比上次明顯稀疏。是三年積蓄不及七年醇厚？抑或逼仄空間蠶食了它的元氣？然而，那裂開的苞衣裡，淡金花瓣卻依然閃爍著初生的光芒，如

## 春雨入江南

胡武勝

徽州的春雨像是松煙墨潑進了山水間。臨近午時，江上已浮著些零星的雨腳，我披衣在窗前站了會，雨絲就稠了起來，家家接連升起的炊煙，將要貼著雨絲往上爬，總被江風揉碎，氤進了墨色的山水，雨珠子斜斜掃過馬頭牆，簷角的鐵馬也叮叮咚咚地搖起來。

幾葉烏篷船緩緩靠岸，遊客說著笑著下船離去，老楊頭倒還調轉船頭，往江中漂去，「去家吃飯啊！」「春水船如天上坐！」老楊頭話音未落，小船已搖著頭扎進江霧裡。新安江邊好些渡口，一入了春，遊客就密了，老楊頭年近七十，好些年前在江邊打魚賣魚，撐得一手好船。

「老楊頭又喝酒去了。」這時候的水路最宜淺酌，兩岸山色像是被雨絲勾了層淡赭。船過江心，老楊頭把木槳隨後一放，從船板下摸出個錫壺，就著花生米，慢悠悠地品起來。我頭一次見這錫壺，是攜外地朋友感受徽州的春色，正聽著竹篷上響起細細的沙沙聲，兩岸桃花梨花交相盛開在雨幕裡，朋友驚歎連連，激動中一抬手，掛在竹篷邊的錫壺便砸了下來，漏出的酒香惹得老楊頭不住地歎惜。

朋友下船時掏出好幾斤酒的錢遞上去，老楊頭連連推脫。後來的幾天，朋友堅持走水路遊玩沿江，因此跟老楊頭漸漸熟絡起來。

雨絲順著窗縫鑽了進來，澆在臉上涼津津的。三五個戴著箬笠的姑娘蹲在埠頭，正往竹簍裡碼著洗乾淨的蕨菜，遠處不知誰一聲口哨響起，雨霧裡忽然游出一隊鴨子，領頭黃鴨的翅膀撲棱棱打散水面，攪碎了倒影裡說笑的姑娘面龐。

雨歇時分，青石板路泛著幽幽的光，從路口蜿蜒著鑽進

深巷。牆根下絨絨的苔蘚，被瓦片滴下的水珠鑿出淺淺的窩。牆上半截櫻花探出頭來，粉粉嫩嫩，忽聽得吱丫一聲，對門漆色斑駁的木門打開，露出個竹編的簸箕，鋪滿了剛出鍋的筍片子，哄哄地冒著熱氣，頭戴布巾的阿婆兩手向前撐著簸箕，正吃力地喊著什麼，木門裡就竄出一個孩子，拽著兩條小板凳就跟了上去。

不遠處支著油布棚的老攤子飄出煎毛豆腐的焦香，油花在雨氣裡滋滋地跳，鍋面排開方方正正的毛豆腐，白絨絨的菌絲好似落了層新雪，邊角已叫菜籽油煎出焦黃的脆皮，「急不得，要等這『虎皮毛』生全咯！」攤主用鐵鏟輕輕撥弄，豆腐塊上的絨毛在熱油裡蜷縮成金絲的網狀，刺啦啦騰起的香味勾得幾個路人不肯離去。朋友第一次吃毛豆腐時，抱著試毒的心態久久不敢下筷，咽完了頓覺香氣撲鼻，「這香味真怪，三分像松菌，七分像奶酪的醇。」嘗過洋墨水的朋友一開口就讓這毛豆腐第一次有了異域的味道。

街邊采風的幾個學生撇開手裡的畫，眼巴巴瞅著攤主撒一把蔥花，捻出毛豆腐壓在瓷碟裡，澆上兩勺辣醬，看著紅油慢慢滲進蜂窩狀的肌理，外皮脆如春卷，內裡卻滑似凝脂，一口咬下，後頸立時沁出一層薄汗。一陣風吹過，簷下滴落的雨珠劈啪啪砸進鍋，炸開的油花嚇到了竹匾裡打盹的貓，「喵」一聲驚慌縱身下地，卻碰翻了晾在窗台的豆腐乳，幾名學生也快快地跑開。

江對面的茶山隱隱浮在雲霧裡，幾名採茶的婦人裹著藍布頭巾，身影被霧氣洇成深淺不一的青。小時候最怕採茶，天幕未亮時，茶窠碰撞聲就已撞碎了茶山的夜色，陡坡的茶樹掛著宿雨，採茶人一個個將身子弓進茶海，露水順著葉脈灌進袖管，後脊樑沒一會就叫衣服糊在背上，昨日的茶漬早把手指染成赭色，變黑再至指甲和皮膚浸成墨，許多年後我的食指和拇指仍要比其他指頭顏色深些。

暮色垂下，燈籠一盞接一盞亮起來，映得青石板泛著蟹殼青的光。

「魚躍龍門！」鑼鼓聲遠遠傳來，孩子們的叫聲越來越高，一陣紅鯉的魚燈破開喧鬧從巷弄湧了出來，幾十盞魚燈描著金邊，舞起來真似金龍擺尾，領頭的金鱗巨鯉足有三四米高，口中銜著的寶珠竟真能隨著魚頭擺動吞吐明滅。「鯉魚戲水！」魚腹內的燭火將人影投在粉牆上，一陣祝禱聲裡，魚燈齊刷刷昂首躍起，竹篾編的鯉魚鬚子顫巍巍掃過馬頭牆，鱗片上貼的金箔映得滿街生輝。

江霧不知什麼時候散的，樓下酒坊支起木窗板，糯米酒香混著潮氣，把暮色釀成了琥珀。遠遠望見老楊頭蹲在船頭修補罩網，網眼間漏下的月光像是撒了把碎銀。深巷裡飄來烘茶香，該是哪家乘著月色趕製新鮮的毛峰。「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誦讀聲裹著花香鑽進窗樞，散在小城的燈影裡。

